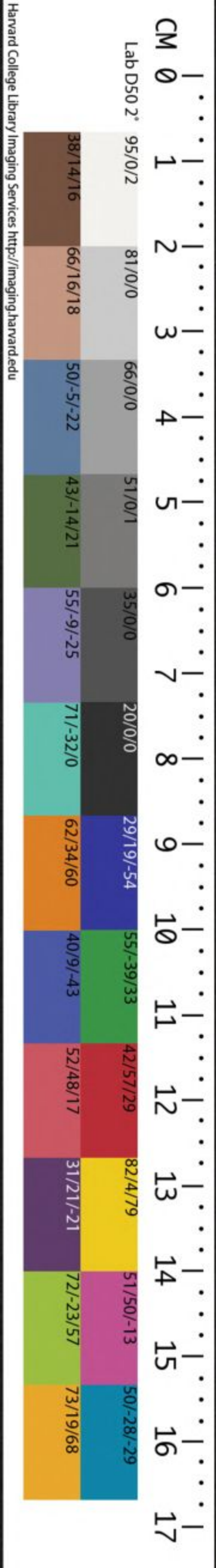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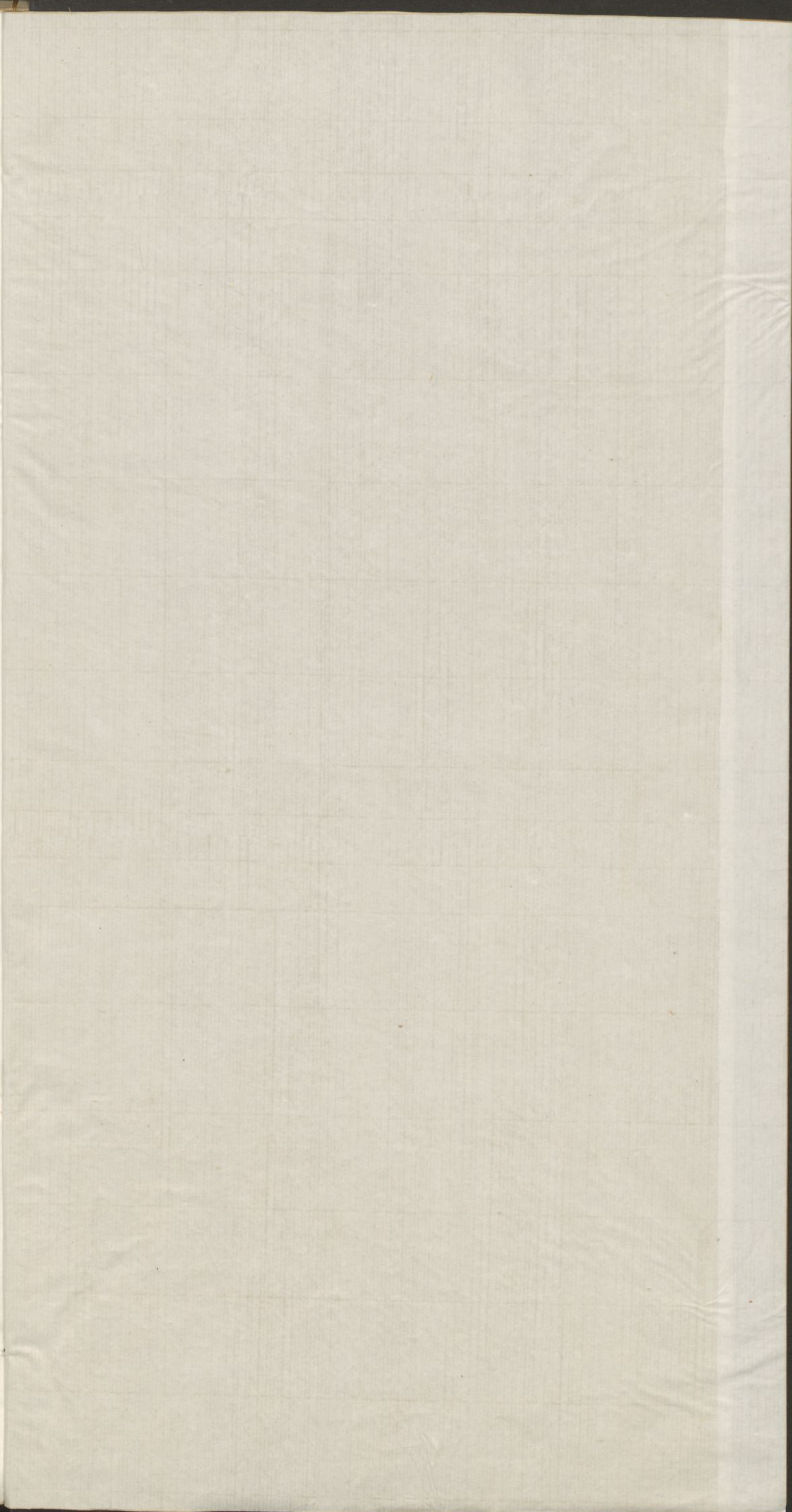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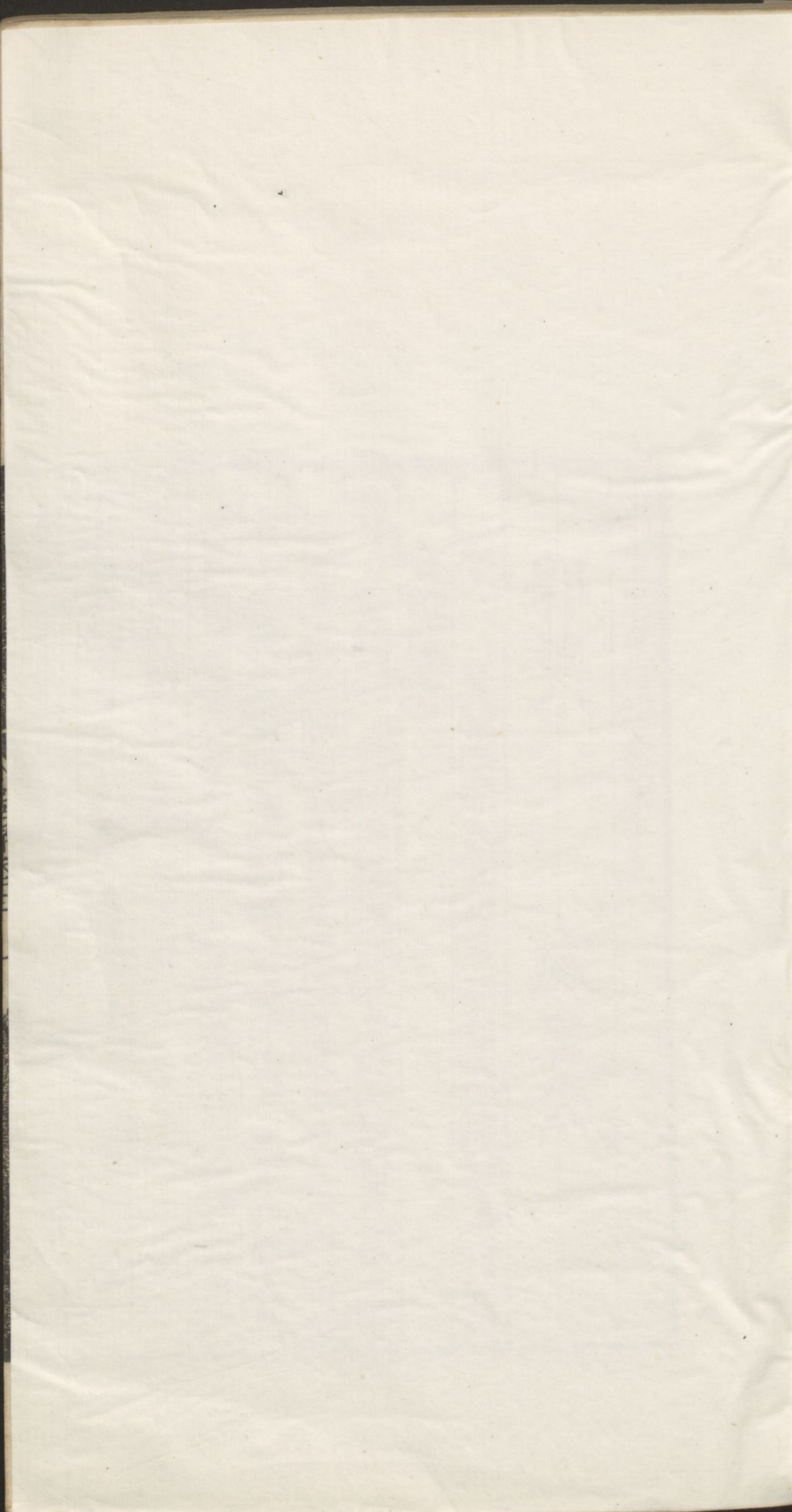
T2239.7/4203
2950(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9 1940

皇明名臣言行錄

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郭英

威襄公

字... 直隸臨淮人國初留京功封武定侯卒追封公
公諡威襄

公有力善騎射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 見信不疑

征陽漢戰都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 元人必皆定

右山後諸夷... 南溪... 諸蠻... 同傳... 志... 中... 人...

將軍... 士... 人... 身... 命... 大小... 百... 餘... 戰... 乃... 箭... 射... 獲... 老... 婦... 遺... 骸... 之... 氣... 斯... 不... 克...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公... 志... 錄... 傳... 志... 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郭英

威襄公

字直隸臨淮人國初累功封武定侯卒追封營國
公謚威襄

公有力善騎射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又從
征為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龍
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復同傅友德平北虜公為
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餘戰刀箭被體若刻畫然
英毅之氣瀕老不衰 備志錄

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常從征為漢陳友諒其將
有陳同僉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

四為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陸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上遣人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二疋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亾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九千餘人

已巳上以天下無事且閔公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賞賚遣歸其鄉庚午復召還京上賜坐與語懽甚命統禁兵及

在京諸軍蓋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

公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嘗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類此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

有過春雖隆而自處益謙

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嘆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公勲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世為罕儷人

以比之郭汾陽云 並揚文敏公撰神道碑

國初功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

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皆廢罷 備志錄

武寧師有紀律所過推恩郵民進取元都號令士卒無得侵

擾居人安堵市肆不易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留鎮

也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脩水利開屯田百萬頃恩威並

施至于今賴之威襄之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其鎮河

南綏輯流亡鎮北平開示誠款以安反側夫三公皆有不
嗜殺人之仁其惠政與勲業並著昔人所謂不獨可將兼
可相者蓋無媿焉 三家世典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
雲南死節正統中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公幼秀爽敏慧稍長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縉至元戊子為書

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

張起巖等屢薦不報有齊琦老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

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

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晦匿 太祖取婺徵至

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子克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因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詔脩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齎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論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囚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

欲與日月爭光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並行狀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為文宏麗沉雅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吳友雲

吳友雲定興人少為國子生洪武初一高皇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叅政坐事被逮 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

所獲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詭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却降逼令胡服辨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狀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黻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黻為國子生黻貧不能歸葬公于武昌舊治弘治中都御史王詔巡撫雲南為請于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

李東陽書忠節錄後

胡澐

忠安公

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任至少傅禮部尚

書卒贈太保謚忠安

文皇帝入正大統察公忠實命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為名俾以性理大全孝順事實諸書勸勵天下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在外十餘年在川廣最久其實踪跡建文君并察人心向背維持調護之力居多世謂其有隱德焉

漫錄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上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宣宗即位公自南京來朝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漢王謀反事覺公贊上親征賞賚甚厚特賜銀章四其文曰毘陵胡澐曰文恭世家曰太宗

伯章曰清和恭靖蓋褒美之也

並姚夔撰墓誌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以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大監興安問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于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 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

得不死

守溪筆記

英廟駕將旋禮部累奏迎復事 景皇以虜情多詐為疑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忻慰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邪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

水東日記

英廟居南宮每遇 聖誕令節屢請群臣入朝問起居為權奸所沮言雖不行時論韙之 漫錄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與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公言於文皇曰郭有大臣體安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寶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太僕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並皇明記畧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豈自為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者三十

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明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談纂

解縉

字大紳江西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春坊大學士謫交趾右叅議卒

公幼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口作四詩其一曰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

日詩話

甫十七江西以第一人貢于京師既登甲科入中書知誥兼翰林內外制皆掌之其論思獻納兩制皆自以為莫及年

甚少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
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爲名言

任亨泰撰文集序

公爲庶吉士日高廟在大庖西諭公舉施政所宜直述以
聞公退即具奏上數千言皆政教大要且自謂願與臯夔
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上嘉其識正解公封事

爲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
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
一時多其直上慮公少丞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
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
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楊士奇撰墓誌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公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
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
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
定後丘福等泄此語于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
獄邂逅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

瑣綴錄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
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善而具以實對
於義曰其資厚重中無定見於夏元吉曰有德有量不遠
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
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能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雄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

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
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
臣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
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
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
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
詩豪宏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作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 並誌

文廟初甚寵愛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
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

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文廟甚不喜而
寵漢府漢府遂恃寵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
志文廟怒謂其離間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
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文廟過江時公與胡廣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
徵無異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
留于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並古穰錄

李隆

襄城伯

字彥平直隸和州人永樂中襲爵

公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姿雄傑之材上深器

重之每六師征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
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爲可大用
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寵待
所 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
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敬小大之務必
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皆愛敬如父母召
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
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

公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之外不
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
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
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

託則自謂庶幾無媿也 並墓誌

黃忠宣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
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襄城伯李隆丰姿疑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
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
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
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
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
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天順日錄

陳洽

節愍公

字德遠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尚書死
交趾之戰贈少保諡節愍

公讀書力學淹貫群籍尤工于書法弱冠用薦拜吏科給事
中改工科嘗承命典軍籍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
有再至者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 太
祖皇帝嘉之 賜金織衣一襲 曾棨撰墓誌

洪武丙子父貞成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
公匍匐往歸父喪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瑞薦公可大用遂
奪情起復授文選郎中 太宗入正大統首陞吏部右侍
郎

父趾黎賊構逆 朝廷興師問罪命公覘賊踪跡調土兵三
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趾遂平己丑交趾餘寇

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往討之公預參機務遂擒其渠魁
簡定而還辛卯復往交趾綏緝其民先教化而後刑罰夷
人安之蠻俗爲之丕變還京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鎮
交趾兼掌布按二司事

宣德改元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公以爲
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帥欲渡河而陣公反
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主帥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公
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己至未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
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旣而墜馬左右扶掖
公欲還營中且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
曰吾受 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
耻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

支大罵自刎而死

公閒居沉默寡言有言兵者則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必不得已然後用之雖有邊徼經營之務稍暇即讀書自娛其為詩文敏捷有思致公卒之明年主帥棄城而歸交趾遂為賊所據夷人思公遺德語及輒流涕立廟祀之並誌劉忠愍公輓公詩曰風塵暗邊隅道路中阻絕明明大司馬雄畧邁時傑豈無戰代謀為國殄兇孽主將控且驕忠憤無由竭遂使屈強虜侈然肆饕餮炎荒地陸沉壯士體分裂肯偷須臾生以隳大臣節既結季路纓猶奮臬卿舌萬里陷孤城蒼茫夜流血精氣貫日星不逐浮雲滅

兩谿集

張輔

定興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永樂中累功封英國公殉土木之難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犁篡弒命王為總兵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犁遁入海屯兵鹹水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級窮追奇羅海口生擒季犁并其二子蒼澄餘衆降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

二萬王建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
進爵英國公

七年餘孽簡定僭偽號煽衆復叛惟交州完守又命王征之
王率師二十萬獲簡定于言利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
曠倡亂復陳氏再命王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
花海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
知之以戒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
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季曠
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為神既而以王鎮守
其地盡平餘寇 並名臣錄

王取安南師過清化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
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 塵談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

且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愈重之泊顧佐為都御史謂宜

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天下倚以為重四夷

莫不知名王振專權視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屈節於振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

笑膂力絕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古穰雜錄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治職方是

入反覆連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疆場百蠻聞風來

貢重譯美哉斯勲名昭罔極

彭韶撰贊

鄺埜

忠肅公

王佐附

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兵部尚書死
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肅

宣德己酉陝右飢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
憂之乃移虜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
民以全活

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
能來者終身不能代公請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使時有
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群議衆依違其
間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
卒不動

己巳邊報虜入寇 上命治軍旅而權奸獨主親征不與外
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爲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

出關屢奏言虜人豕不宜屈 至尊惟指揮諸將足以成
功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踈之勅與戶部尚書王佐隨
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
天子在前吾爲大臣豈可托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軍中
卓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
深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
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
懼我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
次土木營中無水土馬皆飢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
欲戰又爲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遇害

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大夫威行惠
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 並王直撰神道碑

公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
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
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
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間因秋闈聘典文
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
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于人矣又以書罵之公一
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宅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
府尹益厲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
鎮密没于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天順日錄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
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中忠恕有愛民之意士
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
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
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成化
初贈少保謚忠簡

曹鼎

文忠公

字 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仕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没于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忠

公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煩劇一職改恭和典
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西楊先生嘉其志
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
于萬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没于

土木之難

天順日錄

公為泰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驛舍召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魯不可四字火之已復善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比旦遂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于公前上有曹魯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書紙自焚之時鬼神實臨之不賦何其報之神速如此哉 玉池談屑

初以鄉舉歷代州學官改泰和典史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士林重之 一統志

陳鎰

僖敏公

字有成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少保左都御史卒謚僖敏

公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于西岳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鎰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旱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蓋事之如神云 姑蘇志

公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

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菽園雜記

公與于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示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北

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嘻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西樵野記

陳僖敏公父孟玉為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飯一塊在廁傍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嬪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

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邪

庚巳編

陳祚

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

公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拜河南右叅議為政務持大體
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文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至則躬
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凡十年仁
宗即位詔吏部起用會 上晏駕不果 吳寬撰墓誌

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學莫先于明
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
義載聖賢格言古今治亂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庶

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
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
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等語疏入或摘其語以
動 上上怒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

如蘇志

英皇御極察公忠直 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藁葬

且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

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 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俾不

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伏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

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

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邪 上嘉其誠

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

之有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
再按湖廣益持風紀行部肅清條上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
遣官械擊論苑未幾王事自覺 上直公言免苑改南京
雲南道正統庚申 上以天變詔求直言公復疏論刑官
變亂成法 上欲一切鞫治會赦乃免

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素畏公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
者痛繩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既而
得寒疾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節櫛題神焉係之公厲平
神亦自厲之既沙尤盜起巡按藩臬皆被罪公獨以疾免
民復謠曰秬秠貉麇公我糧服公毆我膏自求多福居閩
七年年幾七十懇疏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

時事 並年譜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闔門十
六口皆錮獄中父既瘐死而群從子弟幾就蚕室當是時
陳氏之不絕者如綫其禍之烈至于如此况其始也出于
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
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然公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
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勵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
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而已

李文正公哀詞跋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
吳郡陳公祚東坡謂蜀元城為鐵漢予于二公亦云

漫錄

廖莊

恭敏公

字汝止江西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謚恭敏

公爲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乃所以報公也 彭教撰墓誌

陞南京大理左少卿上疏請朝謁南宮及加恩禮干 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于邸邸歲時令朝臣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群下感動今 上皇居南內問安侍養大聞曠缺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

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大本以繫天下之心由是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撻于庭幾百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召還爲大理左少卿歷陞南京刑部侍郎成化改元御史有言公于朝者公引咎請老 上獨知其故斥不聽而遷公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

公爲人易直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及以言被罪名稱藉甚四方想聞其風采篤於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旣爲法官所親或勸其稍謝往來遠嫌議公嘆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爲殮薛文清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真知言哉 並墓誌

彭時

文憲公

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憲

公領鄉薦入國監博學精思為海內士所推服祭酒李忠文公尤以公輔器待之

彭華撰行狀

英廟方倚任李文達公有事數召面議文達退即謀于公公為竭忠以告有不可者據理力爭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久之服公諒直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

琬琰錄

憲廟即位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文達公曰今日合尊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邪宣德間自有例文達色變知事不成因目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會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辭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皇上聖德非有它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

宮同尊為宜衆乃曰好夏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
三勸諭乃得俞允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上本心但屈于親母有難言者非先生力爭幾
悞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

慈懿太后崩詔廷臣議葬地衆相視莫敢發公對曰此一定
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英廟禮部
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夏時獨曰不可欲比葬胡
后例于西山公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
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反覆
辯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公乃與在廷文武群臣
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為之感動卒從禮
制並可齋雜記

嘗見三台公上疏乞痛加脩省而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
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
計又言進退大臣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
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叅詳庶權出于
上皆嘉納之

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
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培克太
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
庫以萬民之供輸為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
生民上是其言京師為之踴躍

太監劉永成沒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公力爭之或曰自
古有封王侯者公曰此豈盛世事邪祖宗成憲具在誰

敢違之事遂寢

公資稟既異加以問學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其人言官以言語或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並琬琰錄

崔恭

莊敏公

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公知萊州府巡行屬邑撫良善去貪暴新學政辨疑獄捕蝗虫賑飢民威惠大行萊人有古之楊今之崔之謠後數年

山東大飢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尚在我輩何至此邪具公美政立去思碑于楊震祠中

公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類咸取辦于民公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 並陸容撰行狀

巡撫江南某衛軍士王阿隆既沒而戶且絕其族子凱一日赴御史郭觀白首為隆之裔匿它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郭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衆爭稱冤適公巡撫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辨檄郭辨之郭不理衆復訴于公公覈實竟坐凱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

吳文定公辨誣記

英廟于奉天門朝罷召李賢曰吏部左侍郎久缺况尚書王
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
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
人後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 上曰吏部侍郎姚夔崔恭
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天順日錄
公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才賢否賢
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公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選人之
有憑藉聲勢相于者不恤也始吏部缺左侍郎 上勅召
公且語王公曰朕已為汝尋一同僚矣其簡在 帝心如
此

南京國子生歷事滿者例赴闕引奏紀選復還卒業諸生貧
乏者病于往復公疏其不便請就南部紀選士咸便之

公未為吏部時即以甄別人才為已任若前知府張瑄王宇
林鶚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
脩張元禎國子司業費闇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
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並狀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
黜者或以賄免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訐于巡撫曹州李公
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崔公繼之諸生復往訐于公公
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
登進士第者 菽園雜記

文襄之政寬而理莊敏之政嚴而明故文襄之在東南財賦
贍治國裕民安莊敏繼之事興寬雪吏畏民懷

吳伯通二卿祠錄

李秉

襄敏公

字執中山東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天順初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知前免租之詔恩未得均乃
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者止取
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也公
繼巡撫一守泰之制民益安之至其後遂不復改公有大
臣節人至于今稱之 蘇志

初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
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親詣之鵬
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奏劾

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
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
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公復巡撫南直
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
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為二御史船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梏
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
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
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卽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
此 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
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
貽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公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崖

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
忤竑曰李執中 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
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
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並守溪筆記
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為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
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

石滌文稿

甲午紀功宣府嘗啓問彼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人
耳目者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史
李公秉葉公盛 菽園雜記

姚夔

文敏公

字大章浙江桐廬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卒贈少保謚文敏

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群臣議尊 景帝公贊其決虜犯都
城符召遼宣二藩倚角賊駭而遁公預其謀

景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率百官詣闕問安退集東閣倡
言復太子衆翕然議定俄而 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
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王中外大安公之力也

楊文懿公撰誄序

公為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
列附亨者令擬准藁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
必不判此藁事竟止

遷禮部尚書公上疏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

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
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
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
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

戊子四月以災變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
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
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並墓誌

慈懿皇太后崩內旨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 大廟公
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
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
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

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卒從公議 塵談錄

天順癸未春公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請諭
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後拜于地慟哭觀者
以萬數哀震數里 畜德錄

公知貢舉檢防周慎鉅細必親見主司偶遺名士必極力薦
之至訕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
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臺省會舉臺省由
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臺
省藩臬十數人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
退不肖以臻治平 誅序

辛卯冬彗出軒轅壬辰南方大水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

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
圖自古喪亂常起于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
無應只圖因循便安于目前也 墓誌

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倫侃侃達大體居官蒞政精敏踰
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恒存念
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每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
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
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
彭時撰神道碑

余子俊

肅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

贈太保謚肅敏

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
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之姓同執為其
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卒為直之

出知西安府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
往來無虛口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丘濬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
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
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
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
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

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
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
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
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
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二十里每
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
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
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
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立衛未就
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謫戍
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
之後秀者爲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
其種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
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耳
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
之

丙申移鎮關中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
上事宜凡七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初公在西安慮城中
水多鹵民以爲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
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
溉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
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

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墻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 並傳

公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弟子寔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賔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

李文正公撰傳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下兵部議公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

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也至不可阻則復論之權焰方張公抗言人甚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卒無它 劉鴻撰神道碑

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 楊廷和撰奏議序

朱英

恭簡公

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左

都御史謚恭簡

正統己巳閩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勅分守州縣比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聞土木之難乃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巨賊若干人有中使報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尸賊于市竟無它變景泰改元公還朝論處中便益五事下諸司施行 李文正公撰傳

遷廣東布政參議舊廣民避役各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公至悉遣之定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至于今不廢

葉文莊公巡撫兩廣興革進退諏公爲多嘗入賀歸遇知新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贖公卻之後二人以賍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巡撫其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約欲練兵積精興屯種柔諸番徙居戎簡貢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爲時名將

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伐凡動大衆必檄遠州刻期輸輓民道絕半鋒鏑公下令撫輯有梗令者購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或因糧于寇故兵民咸息盜亦無敢肆亂者

廣西立山徭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實大藤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公移兵臨之語其良民執諸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謀諭族屬俾除世讎皆感泣共殺首惡傳首

軍門於是諸郡徭徭卒聽命還業

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柵于龍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內寇
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南小國不過與老撾爭隙地
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討未晚上用公言交人感畏
修職貢不弛

新會貢士陳獻章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檢討給事
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伽國溺于海公奏錄其子各
一人 並李傳

公在兩廣值兵荒之餘民橫斃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
數百里無烟火公盡反前令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
亦以次用計剪除之而脇從之黨多從遣復業凡一切征
需供饋之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幾四十

餘萬錢穀稱是故 朝廷下詔旌勞稱其能協謀撫治使
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
益大不侔蓋一時上下深有幸于公之能以寬濟猛而不
無遺憾于前人之壇恣云

公居官恬淡不事表襮如昔之總督軍務有功者例遣子姪
一人奏捷以覲錄用公獨不然論者賢之

並陸簡樸小傳

公在兩廣其蒞政專事儲蓄數年間所積金數十萬兩流徙
還業者四十餘萬以脇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史稱其

人大有功于國家 餘冬序錄

陳白沙曰右都御史朱世傑節用而愛人 語要

劉珣

文和公

字

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和

公資性剛直文學純正其在講筵甚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
受知憲廟簡入內閣持廉秉忠無所阿私嘗決天下大
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
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
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謨贊翊後以
親老致仕恩禮甚厚

公居家至孝母歿廬于墓側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父歿亦
廬于墓側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

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于

上賜額曰昭賢命有司歲

祭御撰祭文有曰忠裨于國孝表于鄉為一代名臣云

並山東通志

昔者公事憲皇議大喪而正母紀折變謀而消子禍直行
無顧秉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構
惡于群小假威于邏卒赫公去位而彼得恣行孝皇嗣
位放群邪于裔召大老于野遠貨重賢振頽解結宜端揆
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過不以聞公亦已矣正德以來世
識公賢士式其節史辨其誣諫官請祀天子表名彼斯
人者有一于是乎

崔銑撰昭賢祠記

儲巽

文懿公

字靜夫直隸泰州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侍郎卒謚文懿

公清修端雅篤志文學成化甲辰會試第一服官吏部言動

風采為縉紳冠冕 行畧

成化間中書舍人丁璣因星變上疏極論治道謫普安州判工部主事張吉論李孜省左道謫景東府判工部主事王純保留三原王公謫思南府判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時事敖謫臨西縣丞李謫咸寧縣丞公疏薦舉謂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存身今皆奔之蠻夷嶺海之間與死為伍情實可惜乞取而寘諸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同上以付吏部起用之

公奏紀注言動疏謂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乞 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 殿下欽奉 聖論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常有起居注 陛下倘采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時不能用識者憾之

正德初邊報甚急公上議防虜患五事一敏聽斷二備將才三廣參謀四募材勇五覈功賞皆計慮周悉 詔議行之總督京儲上言四事專責任以完糧儲廣儲蓄以固根本覈災傷以除宿弊省文冊以甦民困皆切時弊

公爲太僕時以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災致變寔均有罪乃
上四事一議養京營戰馬二議減馬政文冊三議處管馬
官員四議清草場租銀 詔所司行之 並奏議
公尚氣節慎交與好獎拔名士非義事一毫不可干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 行畧

嗟嗟殖菴粹德完名述作備體斯文典刑嶽嶽士望爲瞻兩
京由公屈伸人卜太平 見素祭文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雍泰

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

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至今
賴之曰雍公堤吳民有妾亾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
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
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
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假刀以
勾賂耳一拷而信居吳多善政巡撫都御史薦于朝擢爲
御史舊令行皆饋樓舡饋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

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 雍大記

既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兩淮巡鹽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歸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甲辰司馬余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至大同汰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余公會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期年陞山西

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邪李曰雍某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鬱網紀肅然

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于途前驅緩避公召數珍珍曰此豈失朝邪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為悖言非罪邪答珍珍訴于朝誣公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在遷湖廣參政湖民被誣為盜者七八人歷官多不解巡按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

巡撫宣府居二年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淮例來訴公復與完聚千人

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下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初李之屈策公必原既乃諧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

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歎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

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累疏固辭弗克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令致仕罰芻米千石束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吏書馬公文升兵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 並呂柟撰墓誌

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稽事凡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為雍某屈法年八十二卒所著奏議彙五卷正誼庵詩六

卷皆其志焉 大記

公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斂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

公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聲人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訃聞 天子復悼賜葬祭禮部覆奏有曰雍某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雖嘗被劾革職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倫當時以為確論 墓誌

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

崔銑撰劉野亭少傅傳論

劉健

文靖公

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
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于純厚作舉子業亦
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
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名士

公晚年遭際孝廟與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
獻納多荷采納遇有缺失盡言匡正無所顧忌上推心
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大漸之日召
公及李謝至寢榻前受顧命逮事武宗屬逆瑾竊柄奸
諛盤據國事日非公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報
則相率求退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去矣既去忌者媒孽

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然門
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
况嘗備位大臣者乎並楊一清撰神道碑

公罷政歸西涯李公祖餞噉吁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
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近峯聞畧

公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
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公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
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
不黨比故舊僅見公一人雙溪雜記

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尚書肅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
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
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

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者非邪 碑

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詩判善惡于一言決興亡于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 白沙語要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自 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摸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不喜惡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末頗知習左氏史記矣

右渠雜識

李東陽 文正公

字賓之金吾左衛籍湖廣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

公生四歲即能運筆作大字人稱為神童 景皇帝召入文

華殿命給紙筆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親抱

置膝上 賜果鈔送歸八歲復召入講書經益稷篇惟荒

度土功一段 上喜甚賜果鈔如初 年譜

為度吉士劉文安公見公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蓋欲為世用吾老不及見矣

孝皇不豫公與劉謝二公受 顧命輔 嗣君明日晏駕公

號慟幾絕及 東宮即位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公

手是歲之詔與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

武皇自登極馳騁逸樂荒淫怠棄朝政日非皆近侍誘引府

部科道等官疏請急除群姦以保 聖躬公與劉謝二公

亦極言其罪惡當重典且懇乞求退至于再三 上慰

留之既而劉謝二公皆許致仕而公獨得留用

瑾嘗欲致公一會不得適都御史楊公一清建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為之解因約一會公不得已嘆曰此為知己屈也既不肯入內乃于外第會之瑾虛賓席以待禮甚恭遜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公遂得免

一日早朝罷有文一卷委于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乃錄瑾等過惡者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請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無肯承認者冒暑忍餓久跪不能當當有仆地曳出死者數人矣申刻俱下詔獄究問者三百餘人公論救得釋

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而窩主鄰佑皆籍沒克軍遠近騷

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發遣克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益甚公皆極言稍得寬解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克軍公極不能平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公皆極言之得免查究即此一二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

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為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于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公交出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公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

多寶金卷四 六
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于原籍預備倉上納
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公之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
下陰受其福者類如此

漕運總兵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
欲寘之死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曰某
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
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有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
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反覆辨論久乃稍解熊得革爵戍
海南

寘藩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
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制如何
可革公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

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
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自容矣因以天順元
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

畿甸群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
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脇制倡為招撫之議司
禮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
外夷敵國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
十萬衆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
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
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
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

上遣谷大用至閣議公力辨以爲不可且陳十不便翌日
乃內降行之公遂上疏懇乞得致仕去 並年譜
少師西涯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
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
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
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者 近峯聞畧
公忠信愷悌達于神明操履端嚴不愧屋漏從事手持心養
氣者甚密公未嘗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以爲公特得
之天分耳 汪俊撰年譜序
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然雖
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所守蓋
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者而謂其不本之

德不可也

楊一清撰文集序

謝遷

文正公

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仕至少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正

公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
辭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玉池談屑

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
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
畢行之未晚 上卽已之

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於南方折

糧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若干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其事竟寢

孝肅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等請集衆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 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 太廟至是 上從衆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神主如周姜嫄之禮是雖斷自 聖心而公固有贊襄之力焉

內府倉庫諸司宦官蒞輸納者毋多索賄賂民不勝其害公嘗乘間言之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披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

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事公撰 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衆所得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

並朱希周撰墓誌

孝廟大漸召公等受顧命 武宗登極近習蠹政戶部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于法會事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於其位矣再疏乞休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劉瑾擅柄于內俱憾公二人乃深

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 皇明當無它
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
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費宏撰神道碑

弘治乙丑大學士木齋謝公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
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近峯聞畧

公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于為文
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
成盛治者端有在也 碑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
儀幹脩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及丘
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十餘年間號稱持正不失為賢相

守溪筆記

王鏊

文恪公

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少傳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恪

公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
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
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
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 王守仁撰傳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為罷
遊講罷嘗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
為之

武宗在諒陰內侍八人荒游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

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 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
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
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
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

公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
亟言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又殺之吾
尚何顏于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寘之死無
敢言者又欲以它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公前後力救之乃
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
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
或惡石淙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
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公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

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塋不可以
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塋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

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恠
雄偉峻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辨多
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
唐筆意 並傳

主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皇言具
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時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
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
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
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間惟易世之

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
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
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
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
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
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儉情態亦無能
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
故曰不復有史矣 塵談錄

劉忠

文肅公

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
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

崔銑撰傳

近習導 武廟初搖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遊
崇聖德力攻近習及乞休慰留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

鄒守益撰文集序

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都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禮瓦
合規撫削削公毅然持風裁越閩晉人革役者貨縣晉竄
名吏籍中上部徃徃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
綿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滿秩
爲署考必當實自是諸司惴惴焉縮其縱 傳

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謝願緝
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師惜賞養罷
土木其于馭朽履冰眷然剴切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
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直寫知見無墮
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
不復預人間事邪序

公留意人才嚴于考績臧否俱精當人不敢于以私風裁肅
然為南都之重可謂名卿矣魏校與胡端敏書

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已最難蓋麓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
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為師訓聞錄

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

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
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
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后有為野亭嗟
者曰乃爾乃爾

石珤

文隱公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隱

公為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東溥公俱有文學名
少師李文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
方乎楊文襄公撰神道碑

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

疏請於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烝嘗之禮其為翰長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公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

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

公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

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間人或謂其過直或歎于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恠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自為文亦稱是博極群書而根于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為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並碑

公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續記

楊一清

文襄公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

公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謝純撰行畧

為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改陝西副使大作士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其中親為督教其大

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迪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孝皇以邊事急于用馬用大臣薦陞公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條上機宜十餘事茶利大興馬亦蕃盛

三邊仰給

虜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燕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遂不敢渡河

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

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

正德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章州以遏外侵又謂河套即吉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 上可其奏公築邊墻刻期奏績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復羅織

公被逮遂得致仕 並行畧

慶藩宣鑑叛起公復爲總制宣鑑既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旣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公以遂成之耳

制府雜錄

公在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 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公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

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浮
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
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
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
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醜顏在位將安用之
疏入近倖錢寧銜之公遂謝政

正德己卯秋有宸濠之變公以鎮江為江南首郡此地備禦
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無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
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護
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特
幸公第宴飲譽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浙者公從容

婉諫遂行

公再總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于開引
中鹽邊卒莫先于召募選擇將校莫先于訪求器用要害
莫先于分兵控制俱蒙擬行

公再入內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之事諭公公奏對曰
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
已安無故舉遷恐有它虞况獻皇帝大壘之後陛下
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章聖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以為今制無母后
謁廟之文系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並行畧

公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
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奏畧

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公所
授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
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疏乞歸霍復諷言官論劾乃奪公
官衆謂公當辨公曰吾心無媿得失在彼吾何辨哉
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鉞于列校而置錡就
舉王守仁于廢僚而宸濠受誅銖楊宏于編戍而總兵漕
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公宇之捍禦留都俞公諫
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並行畧

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
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脩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
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

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

制府雜錄

今皇上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
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是也 行畧

陳壽

字本仁遼東寧遠衛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刑部
尚書

公在戶科奉 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
巡牧馬草場中賚有恃內庇侵剋者公請置之法時賚妃
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憾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
于撓國是公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孝廟登極上

封事指斥賢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端毅公嘗疏辨之稱其正色敢言 楊一清撰墓誌

弘治間達虜火節侵犯劇甚守巡失事鎮城晝閉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兼程抵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日間三建奇捷達賊號泣渡河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

陞南京右都御史劉瑾擅權言官被執連疏論救觸犯瑾怒隨被矯 詔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謹誅科道交薦復官巡撫陝西當災傷多事守臣貪暴民不聊生公到任正已繩下六根風紀劾罷鎮守中官停止額外進貢一省賴安三邊倚重後陞南曹報至軍民數萬擁集泣留出城之日哭聲震野如失慈母 並楊宏奏疏

公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

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之許識者多之 墓誌

公巡撫陝西下車旬日即出榜諭衆利病之原因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平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時劇盜數十剽掠良民命捕之枷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者不許停柩婚嫁者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令各街巷開渠以通陰氣減刑殺清冤獄齋心誠禱天大雨歲大熟 陝西志

公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常布素如寒士老無所于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空舍四壁立沒無以爲殮凡數歲親徠異資助之僅僅歸其喪宦轍所至入懷去而思之

公在諫垣所論時政指陳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邪 並墓誌

林俊

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公爲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梁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黻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禁不敢作一語由是

二人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

忠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

孝皇踐阼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無它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並楊一清撰墓誌

爲湖廣按察使公偉望弘才風儀整肅官吏歛戢不敢犯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著爲定例

拜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
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
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字少意長近時章疏當為第一
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譎忤害信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
公悉裁抑其奏易府殿琉璃瓦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
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
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其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藍
鄙之寇方劇公至即宣布 聖恩勦撫並行屢以捷聞公
復疏乞賊平容徑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為竟批允先
是軍中奏功多為中外權要冒報公一切不許自是諸捷

恩典寔薄賊未平即與致仕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得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時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 武廟好遊樂時宿于外而皇儲
未建公甚憂之遂于川中復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宗室
之賢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
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
瑾者其詞指割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今上在藩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公刑部尚書公屢上親
大臣勤聖學闢異端諸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
陽鳳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叅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
刑部文夤緣內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
據法執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 詔則違

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迄改錦衣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決不可留矣

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直欲以身為鄉邦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

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誓竭忠憤以仰俾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為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士夫祖餞于都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公遘末疾具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

並鄭岳撰行狀

公立朝揀正甚多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間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墓誌

先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楊廉撰奏議序

孫交

榮僖公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謚榮僖

公成化間為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為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為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弘治初三原起為冢宰即調公吏部用以自輔後為文選郎中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今上即位首起公舊職尋欲柄用公以老請歸平生言論恂恂誠懇無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漫錄

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上宰入為司徒歸隱九峯受知今天子潛邸起耆宿再入為司徒以輔成新政為國當深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 見素族譜序

公慎于交與若見素林公白巖喬公柴墟儲公二泉邵公致君子號為知己 紀聞

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書

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鍾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園基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掖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公父職方郎中鳳與遂庵閣老友善遂庵為中書職方公遣公與兄宗並受業于遂庵遂庵教法甚嚴見公德器不凡

名臣錄卷之四
三十一
恒以公輔期之益盡心指授公亦孜孜受教弱冠舉進士
猶在門下遂庵公教公兄弟如已子公兄弟亦事之如父
遂庵卒于京口公不遠數千里奔訃號哭幾不能起師生
若此海內不多見也

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公獨以身任留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
謂宜先聲以伐其謀乃寫飛報謂 朝廷命某總兵統京
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土漢兵若干萬由某路
進剋日征勦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能者分布沿江要害去
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底賊巢逆黨見之驚愕率為離
心初報至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公則從容籌畫若平
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為安人謂公有安石
雅量

初濠報至南都人情洶洶公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濠通恐
有內應深以為慮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藉
藉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
言一入為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
守備不為此言也瑯聞大喜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
言吾屬齷粉矣邪謀遂寢此皆公高識遠見默奪潛消非
盛德雅度何以及此 並白下紀聞

邊將江彬驕狠傲誕無人臣禮公虞有它變乃選精通武藝
者數十人克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
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
乎公曰善者固有侔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
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扣

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也彬部下邊人大而長視彼小甚忽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青沙者有重手法來敵者皆負彬由是奪氣 沂陽日記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倖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公時為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之以正鎮之以靜每事裁抑彬亦獨敬憚于公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

遂不行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竟得回鑾建無名之功真

社稷之臣也南都人至今思公不忘

今皇上入繼大統召公為吏部尚書公舊官文選諳練部事至則正詮選抑奔競杜請託錄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刑書見素林公戶書九峯孫公兵書幸庵彭公協心輔政朝廷改觀海內翕然倚重然皆不久罷去為世道計者惜之

並紀聞

邵寶

文莊公

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知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

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
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頴考叔
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
公于郟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文公
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
于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公劉忠宣公甚
器重之 楊一清撰神道碑

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
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檄取濂溪
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由定課程遠近向慕
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
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賈州陞戶部侍

郎疏乞終養 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部尚書
之命公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 並碑

公初為許州有惠政以古行古文知名提學江西與諸生講
求聖賢諸儒要旨考校文藝甄別精當至今學者猶稱之
為少司徒毋老疏乞歸養以孝聞暇則潛思著書開拓今
古粹然自出機軸日重海內擢正禮部不就終于家所著
有簡端錄日格子諸書行于世 讀書續記

公之文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
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日君
子云云者則左氏蓋爾也而公乃自附焉

浦瑾撰文集序

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

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久而弗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

張愷撰行狀

吳廷舉

字獻臣廣西梧州所籍湖廣嘉魚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宰順德政先教化修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奈何公至立執之凡諸興革罔不以時舉寺璫傳有寵三府欲為營家廟公以民病弗聽舶司倚克貢市葛于縣舊皆辦于民公以非地產却之

相遠盜徽人不能平以馬司馬文升劉中丞大夏薦進僉憲備兵嶺南遂討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兼理屯饒振頽剔蠹政一新逆瑾專恣令天下府庫盡輸京師復有偏求使至諸司承風恐後公既却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瑾怒未有以罪也進參議岷府遣闖市藥物于諸路所過橫贖公發其私瑾即怒命總鎮伺公公復劾總鎮潘忠違法二十餘事遂交構之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垂斃主事宿汝忠諸人營救乃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瑾誅起公雲南憲副

並林希元撰神道碑

江西姚源洞賊發乃陞公右叅政往撫征之公即行一以誠信開諭招撫不服遂建為必征之議往返不以兵自衛賊

因留公于巢以求撫且以威劫公公不爲動每日賦叢中
詩章賊以其剛方不畏死也不敢加害送公還公因識賊
左右有謀勇者誘而賄之賴以執賊酋卒以平定立萬年
縣民感之共立生祠 行狀

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
堅明約束條奏上還京復往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
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嘗遣使遺吏部金曰江西
巡撫孫燧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知廷舉切勿令其來
今皇帝卽位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
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圻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
妄工南圻肅然 淡泉撰小傳

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公謂所親曰予年老矣平生

精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越二年終
于正寢囊無長物襄事惟艱總制姚公助之始克就窆

公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公獨迎刃而解易
易耳

公在順德常與白沙陳公甫往來議論若薛河東胡餘干獨
酷信慕表章其遺言

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爲壽堅却之
及聞公沒裹糧赴弔其恩信感于夷狄如此

公氣節稜稜若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于俗志在朝廷
與天下不恤其私故鬪虎牙落虎穴死生變于前而不懼
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者
半天下歸無以恤其身與妻子宅諸功業且未盡其大節

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 並碑

公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貨貢入太學公
奇玘玘病痢會兩僕死公日為煮粥負玘登廁一晝夜十
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進士鄒智疏柄臣奸邪謫
石城吏目死公歸其喪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 小傳

彭澤

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
書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
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少留終場

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邪遂行
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紀聞

彭君濟物始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浮梁戴公
甚器重之舉釋褐為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
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犁然當
乎人心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為之貨緣
祈脫死時勅中春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
或以朝廷欽恤之意為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
名聞縉紳間 揚一清撰送行序

幸庵彭公連歲著平寇之勲最大最奇甚神甚速先是河朔
之擾 帝咨廷臣有能往視朕師僉以公對公授鉞以行
歲餘而功成巴蜀之亂 帝咨廷臣有能往監諸軍事僉

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歲餘而功成亾何西戎相侵 帝又
咨廷臣有能往靖諸邊僉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月餘而功
成於是公之威名震動華夷而天下無不服其功者純誠
直亮一時輿論推公為第一人 楊庶撰屢捷詩序

執事所至皆成大功天下之人無不知之有不待某一人之
述然天下人之知者執事所建立而已至于學術則未為
盡知之而某則竊窺其一二矣方其窮追劉六劉七也傳
檄沿江禁防客舟毋令為賊所得以資其勢當時一見雄
文卓識以為要非尋常思慮所及去年得見災異陳論雖
朝報斷爛不會其全然大意出于忠純亦自可識近又讀
重修紫陽書院告文議論淵源字字根據若此者非本之
實學而能狀乎數十年來庶幾乎此者惟見三原王公于

今復見之于執事者 月湖與幸庵書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
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
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
之即傳旨罷公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
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
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寃時陸太
宰完移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終朝幸得免
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寢
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公為兵部尚書云 皇明紀畧

澠池曹月川先生端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為已
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

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者家規輯畧釋太極西
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家宗統譜月川詩圖孝經
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第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
公欲舉端從祀太子廟庭以為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河
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
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停驂錄

席書

文襄公

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

弘治間雲南書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公疏致災之由
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
千言 孝皇悅覽帖置座右 胡世寧撰神道碑

提學睢州夷方士鮮知學公立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謫
龍場驛公每學擇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
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楊一清撰墓誌

巡撫湖廣省城三虎者楚府寵任軍人納級都指揮甘玉海
武昌通判張某衛使劉良皆善承上官大肆貪虐軍民苦
之公皆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宋者窮極貪酷恣意
科罰郡人側目重足公發其贓巨萬緡捕奸惡數十人辨
大寃抑數十事皆極明允 行狀

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

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
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眾喜曰此任幸屬此公
也時餓莩寒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
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
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為
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眾盜
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少
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嘉靖改元公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
聞詔下乃止尋陞兵部侍郎甲申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以公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陞公禮部尚
書公再疏辭不允至京陞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後者為

之子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為叔
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及張璠霍諝
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
後者尊號宜其實以稱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
訟至是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
于朝眾論既定卒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禮始告成焉
並誌

丙戌會試公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
甲九鄉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公
疏言廷試以收人望以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第
一大弊上是其言士論趨之行狀

公自為工部主事治漕艇于清江厥著漕艇志具綜理之才

兼變通之術已著名後歷官都御史巡撫湖廣貪官豪古
搏擊無遺風裁凜凜文章政事卓然可稱服御儉約不逐
時好近世之名卿也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
錄以鳴象山之寃識者以為何如 紀聞

公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
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媿 上若問遺言弟曰願朝
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誌

胡世寧

端敏公

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

公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 邵銳撰墓誌
公弘治五年舉于鄉舉于鄉者有司給其道里費入百金公
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坊
其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人公重折節棄之去

許相卿撰神道碑

知廣西太平府郡邊荒土官雅不廷參公下令延見長吏撫
以恩信而絕其私覬及因它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
縱閱騎射乃還子弟應嗣者輒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
太平州土官李璿阻兵拒命潛檄龍英州趙元珪捕斬之
因大城壺關條治蠻事上之 袁袞撰傳

遷江西副使兵備東鄉東鄉岩谷峭阻群盜穴之四出抄暴
幾五年為饒信患尤劇公諭禁招捕次第綏靖調征姚源

追蹙之窮其往調征毛坊接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
冒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咸底克服又城廣昌新城南豐
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媚闕其勞績公不自白也

初寧庶人宸濠志不軌誘受天下以命日夜搯腕為奇邪計
威脇方面守宰賄結中外諸用事人連固根本牢甚欲以
有為在位者畏忌觀望諱諛憚發之口公食息憂慨獨語
群盜疥癩耳是惟國家病心膂繫存亡乃且拱默觀變尚
稱按察臣戴面行邪忿發抗疏曰寧王自得衛兵威謀日
橫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諸臣阿
順保身百姓逃亡失業請簡命才節威望臣巡撫方面銜
隙寢邪于無形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於是
濠恨甚賂執法者以危法中公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

使過家濠又囑其黨御史巡浙潘鵬發卒篡取公將耳心
焉公則間行會逮繫詔獄濠又囑用事人計必殺公絕口
繫再經冬訊鞫榜掠歷諸刑械公幾瘐死屢矣中外莫不
憐其忠給事中御史又皆訟其寃公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十四年七月濠舉兵反始直公起為湖廣按察使遷右僉
都御史巡撫四川 今上更化首獎忠直公遂首疏勸
上脩德講學薦魏校何瑋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
堪輔弼

召公為左都御史公入振舉憲度釐正弊習執政請禁私謁
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由知其心識
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
難矣 上是而從之

改刑部尚書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
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東政大學士楊廷和
也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扼于
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臣
有憾于廷和澤陰嗾僉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達寇暴哈
密淪陷職自九疇啓釁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
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
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
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邪九
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于逮

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
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
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
絕敵源正謬誤惜人才以取進止 上許公就職次第行
之公乃拜命

土魯番合瓦刺入寇我師敗之夷復請釋舊羈番使下兵部
計宜者公言番夷變詐反覆邊臣奏報牴牾再舉陳九疇
禦虜始末備述先朝馭夷故實以及今日圖復哈密利害
審究情勢樹久安之畫柄要喜功者中沮之尚書王瓊遂
主通番復哈密為任八年春公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
才三事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才堪統軍禦敵選曹
恚公侵官格不用公亟辭疾䟽三上乃許致仕 並碑

公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夥賊
劫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

不為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憑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力也 滄州退賊錄
公為主事時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淺龕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

公嘗曰學以經濟為主不專在詩文也

公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並狀

公忠貞廉約練暢世務而尤愛惜人才其憂國薦賢之心老

而益篤

傳

李承勛

康惠公

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康惠

出守南昌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牒繕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

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
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遯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
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

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
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
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固鐵嶺又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圍稍寧
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 今皇帝卽位起公南臺轉南京
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
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
郭勳驕縱剪其羽翼懇入欲併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
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

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播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
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
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
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

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公答曰 聖祖有訓謹

避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
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
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
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荏浪被其殘害急
宜繕塞設險斷臂絕踵使相隔絕元良哈最近京師不善
撫卽爲門庭之寇雲南安奉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

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嫗異日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
以保社稷幸甚

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
兵權歸闈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
監曹吉祥諸闈語塞竟從公議 並淡泉撰小傳

王守仁

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後被謫革爵

正德初公為兵部主事時逆瑾竊弄威柄擅逮南京給事中
戴銑等下獄公上疏論救瑾怒逮公廷杖謫貴州龍場驛
丞瑾怒猶未釋公行至錢唐乃潛入武夷遠遯遇夜投宿
古廟據香案而卧黎明道士往視公方熟睡乃推醒曰汝
異人也此虎狼之窟汝何得無恙因語公出處諭以禍福
促其行公然其言遂至龍場龍場在萬山叢棘中舊無屋
公至民始伐木為屋以居公乃閉戶講讀民夷化之庚午
瑾誅始擢知廬陵 黃綰撰行狀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益先儒所謂誤本
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賢
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目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剛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
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
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元
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
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
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
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
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效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
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門人徐愛序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
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

爲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
是以已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
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
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
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
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
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
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
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

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
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
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
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
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已意抑
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
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
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
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
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
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

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
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
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
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
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
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
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
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
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
疑乎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
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

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其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已上俱文集

南贛賊發朝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薦公遂陞僉都御史鎮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先嚴戰禦之法繼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之功身先士卒撫勦並行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

宸濠之變公適往閩勘事至豐城聞報回舟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議起兵勤王公謂當俟濠出先攻省城搗其巢穴彼必回救我師邀擊此全勝之策也無何濠果出攻南康九江以及安慶公馳促各府縣會兵攻省城克之濠聞果遣兵間道欲爲收復行間公分督各兵疾進與賊鏖戰數日擒斬溺死者數萬至樵舍濠計窮遂就擒公旣復南昌下令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繫之囚表死難之忠分兵防守方欲獻俘于京而邊將內臣俱至爭功密疏欲併害公 武宗駐蹕南都公竭力殫精進退維谷 今上登極始議加官封爵先是濠奏至 朝廷議命將出師王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衆始服瓊善料云

劉養正舊從公游至是母死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曰
吾不敢宥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
矣

廣西思恩田州二府土官知府岑猛作亂兵部侍郎張孚敬
拉禮部侍郎桂夢同薦公堪任此事桂素不喜公勉從張
請得允馳檄授公總制軍務公上疏辭免不允公至廣奏
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干乃撤防兵解甲諭威信受來
降杖土目復岑後設留守而思田遂平思田旣平公又按
視斷藤八寨諸峒數十餘巢皆徭賊結聚流劫屢征不服
公乃檄守巡命上官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
移衛所制諸蠻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事甫竣
而公不起矣後奏至孚敬見之甚喜稱公才畧不可及欲

薦入內閣楊桂二公皆不樂桂且嗾聶能遷誣公行賄于
張得薦兩廣賴上聖明洞燭其枉下能遷獄杖死之後
公訃至桂復密疏遂削公伯爵并卹典贈謚至今人以爲
恨 並狀誌畧

公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
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
灘也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人
生行止之不偶云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旣而好學以斯
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雖處寓齋常有烟霞物
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
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近古誠

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公屬續之際家童問何所囑公曰我它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 並行狀

梁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籍直隸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初授德清知縣廉靜寡慾平易正直輕徭薄賦興利除害邑人至今頌之 行實

為刑部賈州司員外郎議獄詳慎人無遁情時稱名法家大司寇洪公每令各司錄其招稿以為法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公之筆也大學士西涯李公見而

愛之及入史紀事稿西涯同大學士楊公各作一篇俱不愜意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為得體今但有史學筆耳不可以傳後乃會司寇何公中丞楊公各令其屬撰上送西涯看西涯獨取公之作喜云法史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且令其勿有所改

知嘉興府興廢舉墜節用愛民不數月民有再來楊公之稱已卯歲宸濠作亂于江右畢真內應于浙西人心洶懼公時掌浙憲密謀于巡按御史張縉曰防禦要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遂草檄布置綜理周密濠敗杭人恃以為安

再為雲南按察使會土官彼此讐殺不寧者六年矣公蒞任巡按某謂公曰土官讐殺久而未決諸道不能勘須公為之公慨然諾即日遣牌逮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為

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汝
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上官再拜輸服感謝即引見巡
按聽候復職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
按復欲監候公曰若監恐生它意是我激變矣察院始從
復職且差官護送出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訶
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為戶部尚書時 駕謁山陵勅公同宣城伯衛鐸居守提督
軍國重事如是者三賞賚優渥未幾着致仕復命以右侍
郎閒住

已亥五月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
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 上手
勅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即日赴吏

部考察凡降調黜留公議居多士論大服

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賭事 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
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情擬罪各當奏上 上覽之喜謂中
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材者十二員朕可無憂矣

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
驕人乎又曰為人須要立得脚跟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
脚也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又曰不為汝子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
平生為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平生不
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名言也 並行實

詔還梁儉庵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
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

予嫌其敝陋儉庵至即居之但埽地塗壁予媿不及也
后渠雜識

傅珪

文毅公

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
謚文毅

公爲吏部侍郎太宰遂庵方得于時士皆趨附善招拔外
號秉直陰樹私黨通餽遺公數爭其不公遂庵弗堪越次
晉禮書寔遠之耳 崔銑撰傳

時相李公與遂庵各相結托而李公壻爲儀曹郎中往尚書
遇即中厚恣其爲常字而不官呼公乃按其廢法數答責
其胥郎中遽遷閒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
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
製如群寮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
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
新之

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太監陸間以侍郎陸完征之不能
滅乃先行左右賞闔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
議可否衆依違不斷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
功者失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 宗
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

者傳旨令公致仕

中書何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傳公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爭耳

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傳公樸木人斯言殆激歟及後乃深嘆圭峯之智云 並傳

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半斌小傳

羅欽順

文莊公

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

弘治中起楓山章公為南京祭酒時楓山方遭父喪力辭詔特添設司業聽終制先生寔膺是選方嚴正肅規矩條約斬然一新諸生有犯者雖輕不貸僚屬敬而憚之至今南監稱賢司業必曰羅先生云 白下紀聞

公初為國子司業嚴毅方正在吏部持公廉不私既歸杜門謝客獨坐一樓不出戶者三載親戚罕見其面所著有困知記考証精確益懲新學浮誕流于老佛闢而正之足以破士習之惑乃踐履篤實之學也 讀書續記

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玉人無得致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

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觀其辭吏部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足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 林希元撰困知記序

先生曰自昔有志于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邪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

摸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它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並困知記

整庵先生羅公者年而謝政 天子屢虛端揆之位召之不拜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偽正實其曰思者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析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群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派乎先生莊重方介言道動矩造

士之嚴貳銓之定雖時相柄鑿我嬖無易勢與利毀與譽
不與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 崔銑壽文

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述是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
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首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
妙用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
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
是乎有功矣 黃芳序

公與弟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又在具慶下
則尤古今所罕有也 雙溪雜記

公父栗齋先生家居日三子者皆已鼎貴公禮部尚書欽德
按察副使欽忠通政司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
依依親庭不欲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之

楊月湖撰栗齋墓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終

跋近代名臣言行錄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

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

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

言其微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

前諸名臣如范平章竇內翰者既

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發明功
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
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白液池雖
廟堂纓綉之士且不得覩而况纒
微儒生乎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

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
於斯錄也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
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禍不忍
言東濱以爲發凡自近始弗錄也
即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
子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

言
錄
蹟皆斷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
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錄也錄起
裕陵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
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
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
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見

錄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錄也
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
曉謹跋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
或有謂商公輅之忠亮秦公紘許
公進之剛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
厚李公東陽王公鏊之文學劉公
忠王公雲鳳石公瑤之方正不阿
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燿之介林

公泮之廉羅公玘之直魯公鐸之
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禎之
學槩而詘于讒鄒公智之氣節而
厄于歿雖皆未究其用固所謂天
下士也錄宜無遺乃復考論得商
秦許王張鄒六公附于各卷之末

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未能盡知
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朔咸
再識

公濟之廉	亦不易得	學業而試	每歲	非如	盡前共四十八人
------	------	------	----	----	---------

